

在照片中沉思的汪春龙

王一鸣 / 报道
龙国雄 / 摄影
摄影作品由受访者提供




的意义
起初正安静阅
摄影的摄影师最新型
把玩，问了很多问题，兴奋
的年轻人。
“我最喜欢的漫画是《小叮
当》。需要什么工具都能从百宝袋里拿出
来。其实，在摄影器具和技术方面，我了解
的并不多。当然这一切是用艺术的眼光和敏感
去发现的。我想和别人分享这种感性的体
验，于是找了很多像我一样分居两地的新加
坡家庭，为他们拍这种家庭照。我飞去巴黎
与愿意配合拍摄的人会合。再以真人比例大小
家人被摄录进webcam里。我指着远处隔重洋
的双方‘站左边点，站右边点，拍的时候想
置’，殊不知那位置明明很空，分别两地却仍同现
心酸，我想不单单是我，他们会永远记得
拍过这样一张家庭照，我希望带他们经历一
个深刻的过程。”
“还有，你是否想过，Skype对老人家代
表什么呢？”汪春龙说，“这些新科技也许
他们一辈子也没接触过，当看到借助Skype拍
下一张不可能的家庭照，他们心里会作何感
想？换作是我，知道再无法去积极参与科技
革新和社会进化，只能被‘拖行’，那是很
无奈的。”
无奈，心酸，抑或“残忍”，都化成汪
春龙镜头中一幅幅特殊的全家福（和汪
一起）（Being Together）在博物馆进行展
示。

的应用上，我认为要凭
新器材并不反感，也不
符合创作需求，身处2012年的社
会，手机、数码相机、摄影工具，因为思想
的进步，在一张照片上，我不复
想。我重视即时，此刻对当代
的意义。”

全家福
汪春龙坚持
“当时当
“好到”，且无

现在

z b N  W

联合早报 zbnw@sph.com.sg 2012年7月27日

“请你原谅，可我不想谈成功，我已经做过许多这样的专访，对我和他人没有太多意义。”

39岁的汪春龙(John Clang)在电邮里对记者坦承，他几乎因“不屑于名声”而婉拒采访。

可是，他的身份却必须这样介绍——“国际知名的新加坡摄影艺术家汪春龙”，因为这是事实。旅居美国纽约的他，每半年一次的回乡之旅中，此次只接受本报的专访，“看现象，谈变化，说感悟”。

重视此刻对当代摄影艺术的意义

记者到达约定采访地点，起初正安静阅读的汪春龙，看到为他拍照的摄影师最新型号的相机，借来把玩，问了很多问题，兴奋得像刚迷上摄影的年轻人。

他说：“我最喜欢的漫画是《小叮当》，需要什么工具都能从百宝袋里拿出来。其实，在摄影器具和技术方面，我了解

样弥合？他想到经由Skype链接，把新加坡家人的影像传输投射在自己纽约寓所的墙壁上，然后站在父母影像的“对面”，更准确地说是虚像的旁边，由妻子张筱筠为他和父母拍下这样一张“全家福”。

汪春龙说：“如你所言，那是一张很‘后现代’的家庭照，记录着时代发展和家庭演变，当然这一切是用艺术的眼光和触感来呈现的。我想和别人分享这种感性的体验，于是找了很多像我一样分居两地的新加坡家庭，为他们拍这种家庭照。我飞去巴黎与愿意配合拍摄的人会合，让他在新加坡的家人被摄录进webcam里，再以真人比例大小投影在巴黎住家的墙上。我指点着远隔重洋的双方‘站左边点、站右边点、给谁留点位置’，殊不知那位置明明很空，拍的时候很心酸，我想不单单是我，分别两地却仍同现于一张照片里的人更心酸。他们会永远记得拍过这样一张家庭照，我希望带他们经历一

在照片中

王一鸣 / 报道

龙国雄 / 摄影

摄影作品由受访者提供

沉思的汪春龙

也收集得很齐全，但在应用上，我认为要凭感觉。我对层出不穷的新器材并不反感，‘纯本主义’如我，若符合创作需求，也不介意用手机、iPad来拍摄。身处2012年的社会，我就要用2012年的摄影工具，因为思想和物质全部都能承托在一张照片上，我不复古，不用旧器材，我重视即时、此刻对当代摄影艺术的意义。”

特殊的全家福

自从成为摄影师直到现在，汪春龙坚持用镜头将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融入“当时当刻”。不过，那种共处同一“时刻”，却无法分享同一“所在”的空间差距，摄影要怎

个深刻的过程。”

“还有，你是否想过，Skype对老人家代表什么呢？”汪春龙说，“这些新科技也许他们一辈子也没接触过，当看到借助Skype拍下一张不可能的家庭照，他们心里会作何感想？换作是我，知道再无法去积极参与科技革新和社会进化，只能被‘拖行’，那是很无奈的。”

无奈、心酸，抑或“残忍”，都化成汪春龙镜头中一幅幅特殊的全家福，定名《在一起》(Being Together)，明年初将在国家博物馆进行展览。



这一切的艺术生涯，都是他了解自己的过程。

还没到总结之际，他只能继续做他的作品，

人生的意义只能在生命的尾端被总结，

他说，他想把人生奉献给艺术，但他知道他得生活，

但目前商业摄影只占他创作的30%，艺术作品占70%。

旅居美国的本地摄影师汪春龙以商业摄影成名，

>文接封面

常人悉知他成名自商业摄影，的确，比起纯粹的艺术或人文，跟商业沾边的总是最先让人看见。汪春龙说：“我只拍自己要拍的东西，目前的工作中，我个人的艺术作品占70%，另30%才是所谓的商业作品。”

20岁时初入摄影圈，汪春龙最先领会到的是在新加坡从事纯艺术摄影很不实际，没地方展览，没观众欣赏。师承文化奖得主摄影名师蔡斯民之前，汪春龙对广告摄影没有任何认知，但意识到广告摄影可以养家糊口，这对当时极年轻、极想从事艺术摄影的他产生了冲击。“资深广告摄影师们的手法很洋化，只是好看，却没有灵魂。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带人艺术的感觉，就算是为了谋生的商业摄影，也要有艺术成分！”

他花5000新元开办自己的摄影馆，只有一盏灯和一张布帘，拍摄时，顾客完全不可以入内监看，因为他不想被人知道设备如此简陋。他花很多时间用一盏灯做重叠，一个角度拍几下，另一个角度拍几下，每一张照片都拍十几个角度。顾客们认为他是有想法的年轻艺术家，所以接受他的作法和作品。“我不说我没钱买灯，我就说我执拗于一盏灯带来的亲密。”

个性，亦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凭借这种个性，汪春龙一边拍照片，一边看自己。“虽然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却没有具体目标，我只想把我的人生奉献给艺术。同时，我知道我要生活、生存，要去了解自己人生的意义。但人生的意义只能在生命的尾端被总结，还没到总结之际，我只能继续做我的作品，这一切的艺术生涯都是我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年轻人为成功“忙碌”

旅居纽约将近14年，汪春龙从不参加任何派对、聚会，讨厌热闹和社交，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在国外我可以完全做一个陌生人，与外国人接触时也

说Singlish，而且我讲话很快。我愿意交谈是出于我对自己想法的信心，并不是我对社交的认可，太多的社交很虚假，浪费你本该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你还记得最后一次跟自己讲话是什么时候吗？”

他发现许多年轻的摄影师或艺术工作者忙碌于“要寻找灵感、要筹划展览、要赶快成功”，却忽略“要成为艺术家”。“有些艺术系的大学生，毕业出社会两三年失去方向后，第一选择是重新回到学校读硕士，原因是以后可以教书。这样的教育者只会殃及下一代，没有成为艺术家的经验和体验，何以传道育人？”

想教学，教育部说不行

汪春龙自己的“Clang Mentorship”导

在纽约傍晚6点



汪春龙作品《消磁》

师班进行了两年，此次回新目的之一，就是和为数不多的门徒（mentee）见面。

“我不教技术，只传播思想，思想一旦开窍，技术就得心应手。明年我会在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授课，不收酬劳，跟我私人的导师班一样。但我要在新加坡正式执教却很难。我没有文凭，本想报读个硕士学位，准备以后回到新加坡教书，后来教育部通知说不行，因为我没有学士学位，

需要我补读四年的学士学位，即使我的专业表现已经超出一张文凭所需；在美国，帕森并不介意，在新加坡，国际知名度又怎么样？我觉得很惊撼，新加坡依然什么都追求文凭，科技、商业要文凭，连艺术都追求文凭。”

一个不麻烦别人的抑郁者

勤于乐于向有才华、有热望的年轻一代传艺，汪春龙自己却没有生养孩子的打算，“我和筱筠讨论过，决定不要生育，这的确是很自私的想法，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头去养育一个孩子，如果要孩子，我倾向于领养。”



汪春龙的《唐人街》审视美国移民



明年将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在

记者望向一直坐在汪春龙筱筠，她淡淡地说：“我不想要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因为这样够好。”

汪春龙接过话茬：“我并非这个世界的问题，不要孩子的原因是本身有抑郁倾向。也不倾向，因为我的确看过医生，自己的抑郁会持续一段时间，在



汪春龙的《唐人街》审视美国移民社会的众生相。

如何陪他度过？”

张筱筠说：“就让他自己解决，我帮不了，我留他在一个空间，静静走进去再走出来。”

汪春龙说：“嗯，筱筠会懂，我会开始变得很安静，那是抑郁的征兆。我同时又是一个自我疗愈能力很强的人，一个自发而不麻烦别人的抑郁者。我性格很强，能够开导别人，但很难找到一个人倾诉。”他抬眼看看张筱筠，那是一种无声交流。

汪春龙和担任自己助手的张筱筠平时在纽约的工作室里相处的情景是：两人在各有工作台，相隔三四米的距离，在MSN上交谈和聊天，用默语而不是口语。“写出来的文字比说出来的语言要真实亲切，而且未经改造，不会肉麻。”汪春龙说。

早晨起床读早报网

虽在异国，汪春龙和新加坡从未远离——早晨一起床就读早报网各版内容，这是多年来的习惯；10点开始工作，他就打开网络电台，收听“最爱972”，因为时差12小时，他听到的是晚间没有DJ，只有歌曲联播的时段：“傍晚6点，我就听到了国歌，呵呵，这种时空的睽隔，让我想起台湾导演蔡明亮执导的一部电影《你那边几点》，我喜欢那种调调的东西。”

明年，他将涉足电影圈，和朋友合作拍摄电影，以爱情为主题，加入对时间观念和人生哲学的微妙探讨，将找新加坡人担纲演出，拍摄地点则跨国内国外。“在我的设想中，那会是比较静默、诡异的一部电影，剪辑方法会很不同，强调艺术性。”

在国际艺坛上，摄影艺术似乎是新加坡艺术领域中最能找出代表人物的一个门类，若以汪春龙最不愿提及的“声誉”平心而论，包括他自己在内，纪嘉良（Leslie Kee）和黄国基（Russel Wong）等都是“人物”。

汪春龙说：“我17岁时认识纪嘉良，我们参加同一个摄影比赛，变成好朋友，他相信明星的魅力，在日本专门拍明星；黄国基作品就比较美国化，给陈冲拍过很多照片，他也是第一个在美国拍明星的新加坡摄影师。我们各自方向不同，我虽然也拍过明星，但我对明星的兴奋程度很低，我对单纯的人的兴奋程度很高。”

“我只拍能让后世读透我们这个时代思维的照片。”汪春龙说。

晚6点听国歌



明年将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在一起”系列，“隔空”拍摄全家福，右一为汪春龙。

记者望向一直坐在汪春龙对面的张筱筠，她淡淡地说：“我不想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够好。”

汪春龙接过话茬：“我并不觉得是这个世界的问题，不要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本身有抑郁倾向。也不能说只是倾向，因为我的确看过医生，体会到自己的抑郁会持续一段时间，在纽约，我

每个月都会有抑郁的状态，我发觉除了自己，没有别人可以帮助我，我把我的困扰写下来审视和思考，这越来越让我感觉到人生这个过程，有苦有乐，什么抑郁都好，只是短暂的过眼云烟，相对的，快乐亦是如此。从30岁开始到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活得很累，但谁都一样。”

我问张筱筠：“他抑郁的时候，你

在照片中沉思的汪春龙



汪春龙，1974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美术学院，现为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多个艺术展览中展出，包括“2004年上海双年展”和“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

汪春龙的作品多以人物为主题，通过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他的摄影作品往往带有一种沉思的氛围，让人在观看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心灵的触动。

汪春龙在摄影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广泛好评，也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他的创作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的点滴，通过对平凡事物的深入挖掘，展现出一种不平凡的美感。

汪春龙认为，摄影不仅仅是一种记录的手段，更是一种表达情感、传递思想的方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捕捉到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瞬间，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美好。



汪春龙的《唐人街》审视美国移民社会的众生相。

在纽约傍晚6点听国歌



汪春龙作品《游魂》

汪春龙在纽约生活了两年，此次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和为数不多的门徒（门生）见面。

“我不教技术，只传授思想。思想一旦开花，技术就自然在手。明年我会在新加坡设计学院（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授课，不收学费。跟我私人的导师班一样，但我要在新加坡正式执教。我没有文凭，本想报读个硕士学位，后来教育部长说不行，因为我没学士学位。”

汪春龙在纽约的生活充满了挑战，但他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生活的观察。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艺术家的独特魅力。



明年将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在一起”系列，“虚空”拍摄全家福，右一为汪春龙。

记者曾问一直在汪春龙工作室被窝，他淡淡地说：“我不想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够好。”

汪春龙说：“我并不觉得这是个世界的问题。不要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本身有抑郁症倾向，也不能说只是倾向，因为我的确看过医生。体会到自己的抑郁会持续一段时间，在纽约，我每个月都会有抑郁的状态。我觉得除了自己，没有人可以帮我，我把我的困扰写下来审视和思考。这越来越让我感觉到人生这个过程。有苦有乐，什么抑郁都好，只是短暂的过眼云烟。相对的快乐亦是如此，从抑郁开始到我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值得自豪，别都一样。”

我问他是否：“他抑郁的时候，你”

如何解决问题？”

汪春龙说：“就让他自己解决。我睡不着，我留他在一个空房，静养几天再出来。”

汪春龙说：“嗯，真不容易。我会开始变得很安静，但是抑郁的人，一个白天而不睡别人的床。我性格很倔强，能够开导别人，但很难找到一个入睡房。”

汪春龙和汪君自己即于前晚被绑于对在纽约的工作室想相好的情景；两人在各有工作，相隔三万里的距离，在MSN上交流相聊。用英语而不是汉语。“写出来的文字比说出来的语言要真实得多，而且更容易沟通，不会误解。”汪春龙说。

早晨起床读早报网

汪春龙说：“我打听到认识汪君，我们参加同一个摄影比赛，完成好朋友。他相信摄影的魅力，应该本专门拍明星，美国某作品比她更美国化，她更冲过很多难关，他也是个一个在摄影圈的新加坡摄影师，我们各自方向不同，我虽然也拍过明星，但我对明星的兴趣程度很低，我对普通人的兴趣程度很高。”

汪春龙说：“我们那时认识汪君，我们参加同一个摄影比赛，完成好朋友。他相信摄影的魅力，应该本专门拍明星，美国某作品比她更美国化，她更冲过很多难关，他也是个一个在摄影圈的新加坡摄影师，我们各自方向不同，我虽然也拍过明星，但我对明星的兴趣程度很低，我对普通人的兴趣程度很高。”

汪春龙说：“我打听到认识汪君，我们参加同一个摄影比赛，完成好朋友。他相信摄影的魅力，应该本专门拍明星，美国某作品比她更美国化，她更冲过很多难关，他也是个一个在摄影圈的新加坡摄影师，我们各自方向不同，我虽然也拍过明星，但我对明星的兴趣程度很低，我对普通人的兴趣程度很高。”

汪春龙说：“我打听到认识汪君，我们参加同一个摄影比赛，完成好朋友。他相信摄影的魅力，应该本专门拍明星，美国某作品比她更美国化，她更冲过很多难关，他也是个一个在摄影圈的新加坡摄影师，我们各自方向不同，我虽然也拍过明星，但我对明星的兴趣程度很低，我对普通人的兴趣程度很高。”

年轻人成功“忙碌”

汪春龙说：“我打听到认识汪君，我们参加同一个摄影比赛，完成好朋友。他相信摄影的魅力，应该本专门拍明星，美国某作品比她更美国化，她更冲过很多难关，他也是个一个在摄影圈的新加坡摄影师，我们各自方向不同，我虽然也拍过明星，但我对明星的兴趣程度很低，我对普通人的兴趣程度很高。”

一个不麻烦别人的抑郁者

汪春龙说：“我打听到认识汪君，我们参加同一个摄影比赛，完成好朋友。他相信摄影的魅力，应该本专门拍明星，美国某作品比她更美国化，她更冲过很多难关，他也是个一个在摄影圈的新加坡摄影师，我们各自方向不同，我虽然也拍过明星，但我对明星的兴趣程度很低，我对普通人的兴趣程度很高。”